

诗说三台赏胜景

初冬过三台山

张六吉

骑驴向晓过三台，
一路雪泥去复来。
红叶白云无限好，
林梢时见早梅开。

房雪莹

清代光绪十八年(1892年)，家住皂河镇的寒门学子卢瀚荫从万千考生中脱颖而出，高中举人，一时间声名大噪。作为他的老师，张六吉功不可没。

张六吉是清代诗人，字抑之，号南坡，有诗作《耕书堂诗抄》《梦诗录》等流传至今，一首《初冬过三台山》将三台山这座宿迁主山的魂魄凝练成28个字，永远地镌刻在了诗卷中。

张六吉缘何在初冬经过三台山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阅读他的这首《初冬过三台山》，我们可以领略清代三台山的美丽风景。

三台山自古以来就是风光优美之地。明代宿迁第一部县志，即明代万历五年(1577年)《宿迁县志》卷之一“山川”记载：“三台山在治北二十里，三峰突耸，势若连珠，堪舆家以为新县治之主山云。”意思是三台山在宿迁县城以北二十里的地方，有三座山头并排峙立，宛若笔架，但山峰顶端平远，宛若三座高台，因此得名“三台山”。古代县城选址都要选定一座山为主山，三台山就被选定为宿迁县城的主山。

“现在的新沂市原是宿迁县新安镇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出改为新安县，再改为新沂县。”宿迁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张用贵解读，“张六吉的老家在骆马湖北岸的新安镇。新安镇在清代和皂河镇毗邻，所以家住皂河镇的卢翰荫也就有机会成为张六吉的弟子。”

《初冬过三台山》一诗中，“骑驴向晓过三台”点明了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和地点。天刚亮的时候，路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。诗人骑着毛驴，悠然地行走在泥雪混杂的路上，被三台

山的美景触发灵感，不禁诗兴大发，留下诗篇。

“骑驴”在古诗词中是很常见的意象，在古诗中常与隐逸、朴拙相联系，给人以闲适、悠然的感觉。“骑驴”的慢，“向晓”而行的早，可见诗人山行之闲、之早，暗示了诗人超脱尘俗的姿态。

“一路雪泥去复来”化用了苏轼的诗句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。诗人以实写虚，既有对人生无常、行踪不定的感慨，也有面对雪景“去复来”的流连忘返。初冬，积雪还未消融，山路蜿蜒曲折，寒泥裹挟着残雪。在阵阵驴铃声中，诗人沉醉在三台山的初冬美景中。

“从新安镇到宿迁县城距离较远，必然经过三台山。那个时代远途出行的方式之一就是骑驴，所以张六吉要起早赶路。”张用贵说，“张六吉看到了三台山的‘红叶’‘无限好’，看到了‘林梢’上的‘早梅’迎着寒风绽放。这说明，在清代，三台山就是林木茂盛的风景优美之地。”

“红叶白云无限好，林梢时见早梅开”是“去复来”的缘由。虽已初冬，但是“红叶”还未完全凋零，与“白云”相映成趣，梅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树林间。一个“好”字道尽了“物我两忘”的意趣，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赞美。

树枝上时不时冒出一两枝梅花，这是初冬三台山旺盛生命力的体现，也是诗人旅途中的惊喜来源。此刻，疏影横斜的梅枝、雪泥鸿爪的苍茫、红叶白云的绚丽汇聚在一起，打破了时空，强化了情感，凸显了诗人的语言张力。

诗人以平淡的笔触描写丰腴之境，“红叶”“白云”“林梢”“早梅”等意象色彩艳丽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

又对比明显，景中含情，情景交融。

“我想张六吉肯定是一位虽然脚下泥泞，但是‘心上花开’的人；是一位不惧寒冷，又傲然向上的人；是一位虽然身处黑暗，但是依然心向阳光的人。”‘红叶’‘白云’和‘林梢’的‘梅’，大自然的美了给诗人力量，就像一束光，温暖了他的整个冬天。”宿迁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、宿迁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段维维感慨地说。

这首诗勾勒了一幅清新淡雅的初冬山行图，既是寻常山行，也是精神漫游。既展现了诗人对自然之美的敏锐捕捉和悠然心境，又表现了古代文人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审美情趣。

“诗人踏泥而行，本应狼狈不堪，但是诗人以慧眼观照万物，万物便明亮起来，让人觉得意兴盎然。正所谓‘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’，便是如此。”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顾友泽说，“好山好水与名家名作相互成就。没有山水，诗人便没有诗兴，与普通入无异；没有文学，山水便难以找到灵魂，与普通山水无异。”

如今的三台山，依旧如张六吉看到的那般美丽。三峰如砚，花海漫卷，微风拂面，吹皱了镜湖的一池春水。山间的梅花于冬日盛开又于春日沉寂，一年又一年，从未缺席。阵阵驴铃声从古代传来，轻声呼唤着前来踏青的游人。



洋槐花

王绍云

去年五月，在农村老家生活的妹妹打来视频电话，说老屋要拆了，政府重新规划建设生态文旅村。通话时，她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持着长竿，摘着树上的洋槐花。

老村即将消逝，这是居住环境改善的要求和趋势。我只是担忧，今后回村，再也看不见那些已生长了四五十年的洋槐树，还有那雪白如云的洋槐花了。

“一月迎春二月梅、三月桃花四月梨、五月洋槐六月枣、七月荷花八月桂……”这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掰着手指头，一一归纳细数出来的家乡“花开季”。

其中，洋槐树最受我们欢迎。洋槐树可是村里的“大盆景”，虽然外表看上去有些粗糙，但是非常高大和朴素。站在树下仰头望去，老干虬枝在空中盘旋伸展，树冠巨大，绿叶飘忽。特别是在五月，洋槐花开，一串串洁白如玉的花朵挂满树梢。风一吹，花瓣那浓郁的芬芳和香甜味儿，在阳光下的空气中流动，穿屋走巷，清香浮移，缭绕飘逸在村里村外。

站在洋槐树下，透过花和叶的缝隙，看到的是更加碧蓝的天空、更加美丽的白云，还有悬挂在白云下的纯白花穗。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树下仰望、在树下旋转、在树下跳跃，任由白生生的花瓣把人包裹，浓郁的花香把人陶醉。当我把整条花枝握在手心里，感觉就像皮肤贴在绸缎上，透着清凉、爽滑的感觉。

那时节，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，经常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晒着一堆堆洋槐花。那些比我年长几岁的大哥哥、小姐姐站在洋槐树下，拿着竹竿、镰刀等工具，在枝丫间采摘洋槐花。随着枝条清脆的折断声，一串串洋槐花从树上簌簌坠落。树底下的人一哄而上，抢着去捡拾。

洋槐花生吃甜甜，满嘴生香。人们摘下几朵或成串放进嘴里嚼吃，口腔里尽是香甜的味道。遇到不敢吃的小孩子，大人们就会鼓励他：“吃吧！放心吃，这是能够生吃的花。”

阳光同样热烈地铺洒在我家房前屋后的几棵洋槐树上，父亲、母亲从田里回来，也拿上竹竿去采摘洋槐花。父亲仰头钩着，妈妈低头拾着，不一会儿便装满了箩筐。

妈妈对我说：“洋槐花既能当粮吃，又能当菜吃，是‘天上的粮食’。”父亲接着说：“青黄不接春三月。一九六几年的时候，不少人是靠着洋槐花、榆树叶子活了下来。到后来，洋槐花被摘没了，榆树皮被剥光了。若是没有这些，很多人活不下来。”

听父母这么一说，洋槐花仿佛是来自天上的神花。我放下书本，也弯腰捡拾起来。太阳落山时，母亲打来一盆清澈的井水，把洋槐花淘洗几遍，将水控干后倒进了热腾腾的锅里，加上油盐翻炒，再从鸡窝里摸出了两个温乎乎的鸡蛋，打进锅里。一阵锅铲碰撞的响声过后，一大碟美味可口的槐花炒鸡蛋便出锅了，浓浓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

母亲把槐花炒鸡蛋端到饭桌上，我们姐妹五个不等它凉一凉，就急不可耐地伸出了筷子、勺子。才三岁多的小妹妹直接用手去抓，结果被烫得哇哇大哭……

采摘槐花成了我们儿时的一大乐趣，吃洋槐花则是家家户户共同的记忆。

光阴流逝，岁月不居。如今村庄重建正酣，那一棵棵高大茂盛的洋槐树能保留下来吗？多么希望在改建后的新村里，每到五月，那一树树的洋槐花依旧灿烂。

暮春萝卜花

吴海贝

暮春的菜畦里，萝卜开花了。

这花开得突然。前几日还是青郁郁的萝卜缨子，不知何时抽出了花茎。一串串小白花在晨风里轻轻摇曳。萝卜开花便是老了，不能吃了，农人见了是要连根拔起扔掉的。我倒觉得可惜，这花自有它的好看处。

萝卜花算不得名贵花卉。花瓣四片，素白里透着极淡的紫，像是被水洗褪了色的绸子。花心有几点嫩黄的花蕊，细看时才发现蕊尖上顶着几乎看不见的淡紫色小点，像是谁用笔尖轻轻点上去的。整朵花不过指甲盖大小，单看实在不起眼，但成串地开着，倒也有几分气势。

这花开得极有章法，从下往上，次第而开。下面是细长的荚果，顶上是青涩的花朵。远远望去，像是一支小小的白色蜡烛插在绿茎上，在暮春的风中轻轻摇晃。

萝卜花的香气也很特别，带着青草的清香，要凑得很近才能闻到。这香气里还混杂着微微的辛辣，像是刚拔出来的萝卜的那股子冲劲儿，只是淡了许多。清晨露水未干时，这香气最是明显，太阳一晒，便消散了大半。

记得小时候在农村，祖母的菜园子里总要种两畦萝卜。一畦秋播冬收，水萝卜脆甜多汁，切成细丝拌上白糖，便是我最爱的零嘴；另一畦春种夏收，长得慢，肉实，适合腌咸菜。这春萝卜要是没及时收，十有八九会开花。祖母见了，总要叹口气：“可惜了。”然后招呼我去拔来喂猪。

萝卜花谢得也快。不过三五日光景，花瓣就开始泛黄、卷曲，最后轻轻飘落，只剩下细长的荚果。这荚果很有意思，一节一节的，像是微缩的竹子，里面排着小小的种子。等荚果干透了，轻轻一碰就会炸开，种子四处飞散。这便是萝卜的“智慧”，它知道如何把自己的“子孙”送到更远的地方。

留了几枝萝卜花，将其做成干花放在书架上，竟十分好看。干枯的花茎呈现淡淡的麦秆色，荚果变成了浅褐色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今年春天，我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了一些萝卜。不为吃它的根，专为了看它开花。今晨去看，第一朵花已经开了。四片单薄的花瓣在晨光中微微颤抖，像是刚睡醒的孩子在揉眼睛。我蹲下身，轻轻嗅了嗅，那股熟悉的香气又飘进了鼻腔。忽然想起祖母的话：“萝卜开花，就是老了。”

老了又如何呢？就像这萝卜花，虽然不能再做“盘中餐”，却可以静静地开在暮春的风中，给懂得欣赏它的人留下一缕淡淡的香气。



主编:顾园园

邮箱:sqswtx@126.com



白鹭园

尹修广

白鹭如诗、如画、如歌，像是大自然中的精灵，美丽、高贵而又典雅。在泗洪洪泽湖湿地景区观鸟园，每年四五月份是白鹭繁育期，有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这里筑巢、繁育，也是观鸟、拍鸟的最佳时期。

观鸟园有一座四层的塔形建筑，可提供仰拍、俯拍、平拍等角度，拍摄起来非常方便。

清晨，背景深色，白鹭千姿百态，逆光营造了百鸟朝凤般的意境；傍晚，千万只白鹭归巢，鸟鸣婉转，呈现的是一派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象。

清晨和傍晚都是拍摄白鹭的最佳时

机，此时的白鹭比较活跃，有些白鹭在给雏鹭喂食，有些羽翼渐丰的小白鹭在展翅练习，有些白鹭在相互嬉戏……这些都是最容易出作品的画面。

白鹭的情影和丰富的细节让人不禁为之着迷。

拍摄白鹭，我感觉过瘾，感受颇深。

我认为，拍好白鹭的照片需要满足多个拍摄条件，除了拍摄的季节、天气、地点、时机等，摄影装备也重要，用长焦镜头最好。

拍摄白鹭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毅力。往往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，在日出前赶到观鸟园。初夏的天气很燥热，拍摄的人往往满身大汗。拍到精彩的画面时，让人不禁非常激动，但精彩不是随时都会出现的，常常是很长时间“没戏”，让人等得心急火燎、口干舌燥。

有辛苦的付出就会有甜蜜的回报。看着让人满足的白鹭摄影作品，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让人无比幸福。

